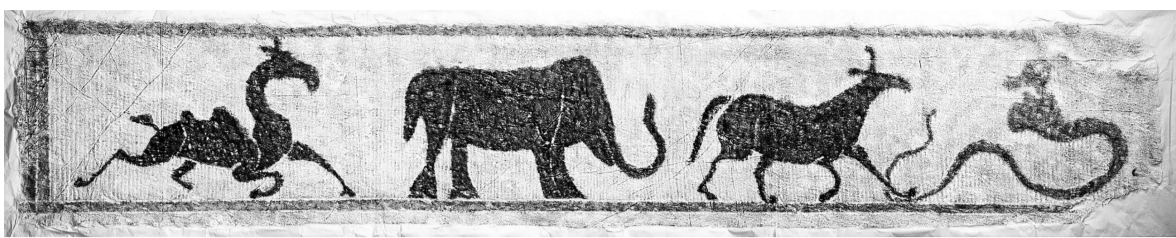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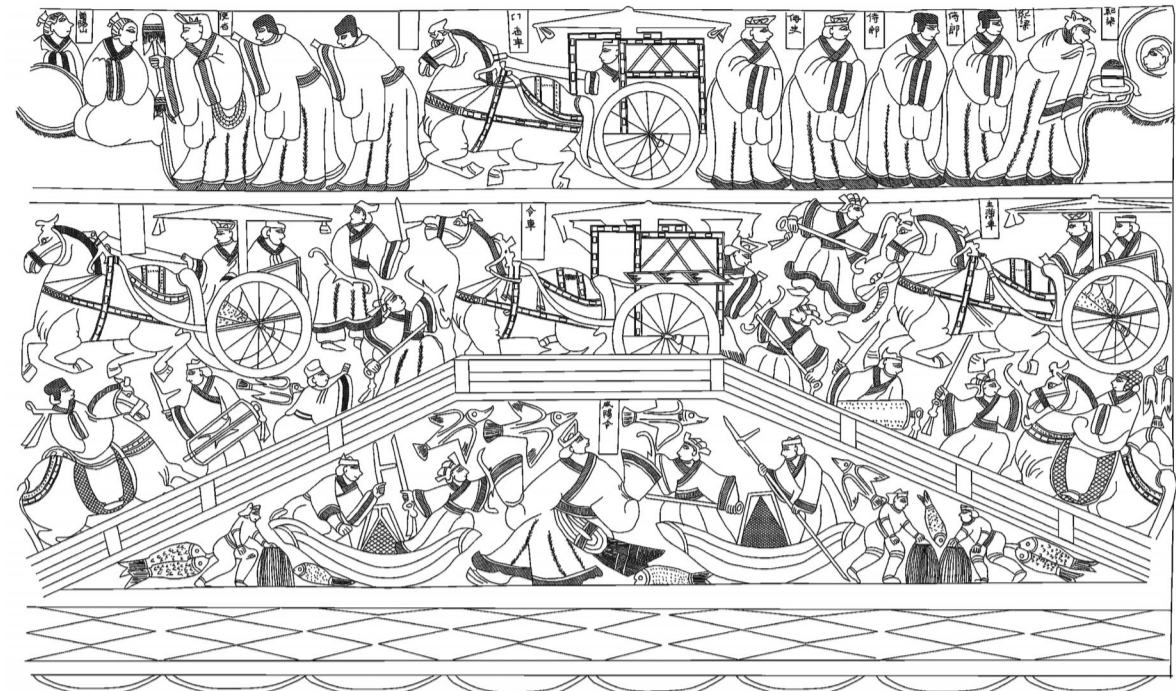
深沉雄大 质朴无华

# 『中国汉画研究新成果美术文献展』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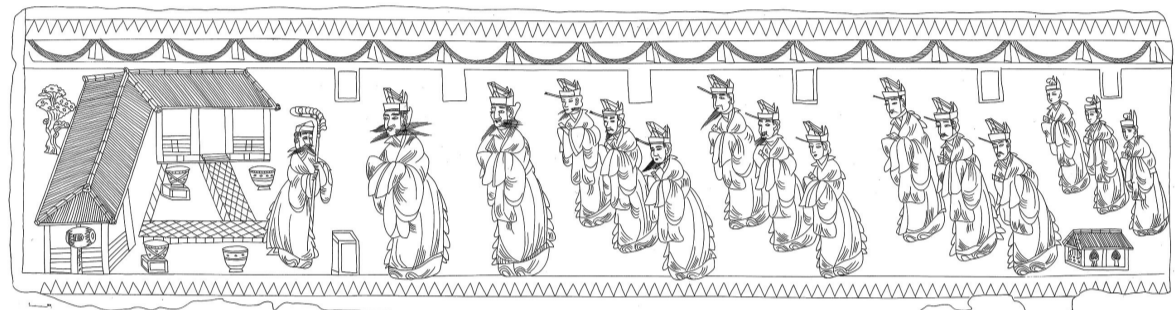
刘焯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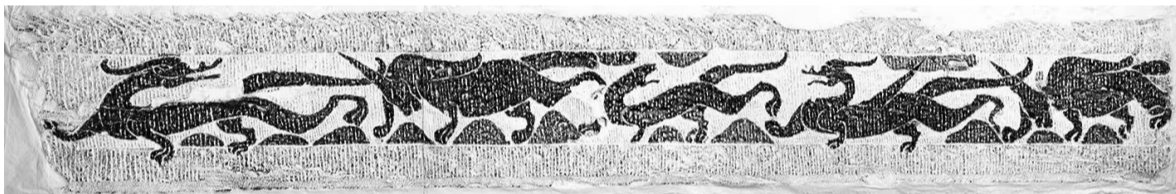
汉大象神兽画像石拓片 247x40x31厘米(画像石尺寸) 南阳汉画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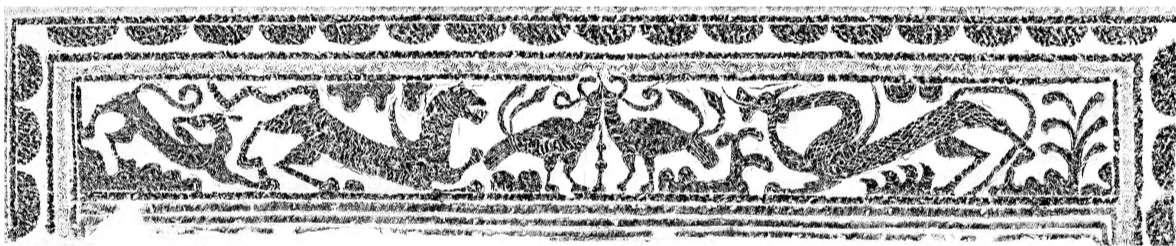
曹操墓《七女复仇图》画像石考古线稿图 128x71x11厘米(画像石尺寸) 曹操高陵遗址博物馆藏



前室东壁上横额线图 47x185厘米 沂南北寨汉墓(东汉)



汉祥瑞画像石拓片 256x40x28厘米(画像石尺寸) 南阳汉画馆藏



龙虎、对头凤石室门楣画像石 43x230x30厘米(画像石尺寸) 2015年滕州市官桥镇魏楼村出土

①前室西壁左边缘石拓片(东汉) 132x89厘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省考古博物馆)藏)

②墓门西侧立柱线图 122x42.5厘米 沂南北寨汉墓(东汉)

③孙家黄瞳汉墓后室立柱画像拓片 42x122厘米



## 天上的“鱼群”

余毛毛

我在长江边生活了近30年,长江既是眼前的风景,也是我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我在长江边漫长的生活经历让我发现天空与长江之间有着某种奇妙的、伟大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常会产生美好而又壮丽的景观。天上的云与江里的水之间的互动,是这种关系最直观的体现。

夏天是看云的好季节,无论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长江的上空几乎都布满了云。我的家住在30层大楼的顶层,有时候,我站在自家的露台上,四周被低垂的云环绕,那时候,我感到自己就像一条巨大的云湖泊里的小鱼。夏天的云奇形怪状,在天空上,它们都是立体的,像山峰,像山脉,像巨石,像巨兽,像战车,像恋人,像母子,像城门,像

宫殿,像花朵,像森林……总之,地面上有的一切,天上都有。但到了江面上,它就变成了平面的了,天上有一朵云,地上就有一面相同大小的云影。如果你有耐心看长江,此时,你就会看到一艘艘船从这片云影驶出,又驶进另一片云影,那时候,你就会感到云的慈悲心肠,在那么炽热的阳光里,它们还能给人以阴凉的庇护。

以前,我家楼下有个鱼码头,在捕获季,每天凌晨三四点,就有几艘渔船靠在码头上。船舱里全是各种鱼,大的小的,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但我每次看的时候总是陷入看到众多鱼的欢天喜地中,我没有仔细地看那些鱼,获取它们的名字和信息。当禁渔命令颁布后,想也知道悔之晚矣。

所以,当天凌晨五点钟,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当我看到天空上那么多像鱼一样的云时,我不禁目瞪口呆,那时候,我感到江里的鱼全部都游到了天上。它们密密麻麻,但却井然有序,它们从西方,从上游,游向太阳,游向东方,游向下游。那条银色的,被朝阳镀上红色的光芒的多像翘嘴鱼啊,那鱼的嘴非常美丽,有人说,它翘起来的样子,就像美

国影星梦露;那嘴边有几根胡须的,就像鲢鱼,我们称之为鲢胡子,用它炖豆腐,那可是一道美味;那条巨大而凶猛的,有着长长的尖吻的,我就叫它中华鲟吧,我没有亲眼见过中华鲟,但在书上见过,它可是长江里的鱼王;那条简洁而锋利的,多像昂贵的刀鱼;那条中规中矩的,就算是鲫鱼吧;那条胖胖的、圆滚滚的,就算它是江豚吧,江豚其实不是鱼,就像蝙蝠不是鸟一样,它是哺乳动物。看着天上的“鱼群”,我愈发痛恨自己知识的贫乏了。

这样的一个早晨,造物主给我展示了深刻而完美的创造艺术,天空宛若长江,云层仿佛鱼群,这样一种令人惊叹的置换和升华让我更爱我面前的长江和天空。无尽变换的风景和大自然和谐而深沉的节奏,为我上演了一场伟大的剧目,安静而又喧哗,简洁而又繁复,凝重而又鲜活,有限却暗示无限,不动声色而又辉煌灿烂。初升的太阳照着长江,照着天空,照着水里真实的鱼群和天空里镜像似的鱼群,也照耀着我,那一刻,我似乎知道了什么叫永恒。

## 执着的守候

胡雪峰

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收获40枚金牌、27枚银牌、24枚铜牌,共计91枚奖牌,金牌总数与美国并列第一。中国奥运健儿创造了境外参赛的最佳战绩,实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虽然我未能去现场摇旗呐喊,但中国健儿勇夺40金的非凡历程,我可是狂热的见证者、加油者。作为资深的“奥运”迷,本届奥运会开幕前,我首先是用文字回顾了代表团前十届参赛简史,接着又在开幕式前一日发了朋友圈,奥运简史,荣耀时光。中国健儿,逐梦巴黎。目标远大,夺金40。国力强盛,金牌榜首。对中国代表团能获得的金牌数量和排名进行了前瞻性预测。

奥运会期间,我坐在电视屏幕前,注视着每一块金牌的诞生过程。尤其是观看争夺冠军的直播比赛时,肾上腺激素急速飙升。我凝神屏气,时而扼腕叹息,继而振臂高呼,看完直播看精彩剪辑,再看记者对运动员的采访,再看颁奖仪式。颁奖仪式上,望着一个个自信阳光的中国健儿,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着高亢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赛场,我每一次都起立跟唱,中华民族的自豪感盈满胸腔!

开幕前夕,中国代表团能够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取多少枚金牌,媒体记者、名人大咖纷纷发表他们的观点,基本倾向于35枚左右。而我的预测是40枚,理由有三:宏观层面是我国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体育强国战略推进实施;微观方面是中国健儿在巴黎奥运备战周期中取得了众多参赛席位;加之回顾上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表现优异。我不仅大胆预测中国代表团能够夺金40,而且自信中国代表团能够占据金牌榜首。

同学、同事、亲朋好友们都觉得我预测高了,也有朋友笑我吹牛。我一笑了之,这才是预测的魅力。比赛前几日,夺金的数

量还在意料之中,可从男子体操团体丢金、游泳夺金受挫时,大家心里出现波动。食堂用餐时,同事追问我:“你的预测要调整吗?”我说:“暂时不需要,不着急,我们的乒乓球、举重等项目还未开始,好戏还在后面。”当比赛第10日,中美代表团金牌均是21枚时,同学微信群里也议论开了“这几天还能拼一拼的,等后面田径比赛大范围开始,我们的金牌数将会被美国拉开差距。”“非也,我们跳水还有3项要比,乒乓球团体还有2金,举重6金,不敢保证金牌全拿,打个七折,还有8块。我们还有其他项目的夺金点。上届美国代表团在最后一日金牌才超了我们1块。同学们,悠着点,耐心看。”我有理有据,依旧乐观。

随着比赛进入尾声,中美代表团金牌榜首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第15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共夺得6金1铜,是获得金牌最多的一天,金牌39枚,重回奖牌榜榜首。这一天,巴黎奥运会男子跳水决赛赛场,常规比赛结束,美国选手和新西兰选手成绩相同,按照比赛规则,可以共享金牌,但两位选手最终选择了加赛,结果新西兰选手获胜。此时,中国金牌数39,美国38,美国媒体失落地带报道:中美正在金牌数量上展开较量,但决定加赛是新西兰选手提出的。呵呵,不足为奇,美国媒体惯用的报道伎俩。

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大力士李雯雯“举”起中国队第40金。而美国队则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奥运会最后一个比赛项目女篮决赛中,她们以1分险胜法国队获得冠军,金牌数也是40,并列第一。中美奖牌榜的争夺真正是最后一秒才决出胜负。比赛一结束,我在第一时间,为自己、为健儿、为中国发了条朋友圈:奥运比赛结束,二大预测全中。夺金正好40,金牌并列榜首。中国健儿风流,体育强国奋进。很快,收到第一条评论:“真牛!”

央视体育公众号这样评述:“巴黎奥运会:40年,300金!最好的时代,崭新的起点,或许还有……”是呀,“或许还有”这4个字,不仅是我执着的守候,更是中华儿女殷切的期望。

## 用杂技演绎“行吟诗人”

林小森

晚上八点,西溪景区的十字路口,一个镂空立方体悬浮在空中,它像赛博世界的精灵一样翻滚、颤动、旋转,忽而变为青绿色,忽而变为红紫色,忽而变为银白……仿佛夜空中有一只神秘的手,抓紧这硕大的空心立方体,在翻弄戏耍,正诧异间,忽听同伴惊呼:“那是杂技,那立方体的彩色灯光下面有人!”

走近一看,果然,音乐中断,LED灯不亮了,空心立方体突然化作乳白色,身高超过1米85的小伙子浑身的汗在闪闪发光,他像古代的侠士一样身着无袖玄衣与贴身玄裤,手绑腕带,头上系一条弹力发带,防止头发上的汗水流下来辣到眼睛。我的同伴试了试他的道具——一个镶嵌LED灯的立方体大框,重约8斤,边长约90公分,为白铁材料,常人很难举过头顶,同伴惊讶:“表演道具而已,为什么要做得那么重?”

小伙笑道:“这是与声光电相结合的杂技,你一试就知道,手里的家伙太轻飘,动作就虚浮,腰是垮的,肩是塌的,手指到手腕上的那几条筋都没有立起来。当年,师傅教我玩杂技就讲过,空缸得厚重,空碗要坠手,顶碗转缸时,节奏才能卡得准,你看杂技团里,大家都没有用轻飘的塑料制品的,全是真瓷真陶,就是这个道理。道具没分量,演员精气神就提不起来。”

小伙子的下一场表演在草市街的尽头,他扛着演出道具,拖着音箱一路逡巡走过,周围卖吃小铺子里的老板娘,有的倒出凉好的大碗茶给小伙。因为围观等待的人比较多,也有人提议:“您能不能加演一场?”小伙笑着解释,按规定,他每晚表演5次,每

25分钟表演一次,每次表演4分钟,“我已经习惯了这种节奏,我师傅说的,譬如蹬腿转缸,表演时一口气蹬转36圈,多一圈腿软,少一圈腿僵,都会伤到表演的层次与节奏。你们在附近逛逛再来,我真正表演的时候从来不惜力。”

原来,小伙才23岁,学着想要这种五彩斑斓的立方体大框才1年,他原是专业杂技演员,毕业后负责在景区沉浸式演出的换场时间帮助热场,也就是担当几分钟的“搞笑喜剧人”。做了一段时间,景区里有3个“自由演出”的职位招聘,小伙就毫不犹豫地报名,要“梦幻立方体”去了,他是这么想的:天一黑,能自创一个滚动舞台,边走边耍,不受同伴的影响与束缚,有点像一个行吟诗人,自由又潇洒。

时间一到,音响打开,节奏强劲的音乐响了起来。立方体上的LED灯开始快速变幻闪烁。小伙拎起它,滚、举、托、甩、旋、顶,那变幻莫测的、五彩斑斓的立方体,忽而变得热情洋溢,忽而变得冷冽忧伤,随着音乐的变化,它忽而站上了小伙的颅顶,忽而立上了他的手臂,忽而如凌空飞行的UFO,忽而像连成排的闪烁星辰,它是活的,有情绪有生命的,有时平静悠长地歌唱,有时发出凛然的长啸,有时自由自在地凌空踱步,有时翻滚如一个炫酷后空翻的小孩……小伙花了很多心思,将在他心中徘徊了许久的“行吟诗人”画了出来,在高潮处,一个火花四溅的内心世界,被他神奇地舞了出来。

周围鸦雀无声,连孩子的嬉闹,连卖烧烤和陈皮酒的大哥大姐们的吆喝声,也休止了。

